

【彪郊/发郊】 Life is Long and Love is Deep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900407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900407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, Major Character Death
Category:	F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崇应彪/殷郊 , 姬发/殷郊
Character:	殷郊 , 姬发 , 崇应彪 , 殷寿 , 姜妲
Additional Tags:	殷郊性转 , 现代AU , Genderswap , Alternate Universe , Revenge , Dead Dove: Do Not Eat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8 of 你当像鸟飞向一座山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0-17 Updated: 2023-10-21 Words: 6,003 Chapters: 2/?

【彪郊/发郊】 Life is Long and Love is Deep

by [feathersinmyhair](#)

Summary

Life is long and love is deep.

Chapter 1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每当提起姜娇，崇应彪总会想起她的眼睛。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挂在珠圆玉润的脸庞上，美到极致。一见钟情，心脏仍然跳动却被丘比特的箭给穿透。为了追逐姜娇，他花了很多心思。对他们这类人来说，挥霍金钱是最轻易划算的，时间与精力不是；但对于姜娇，青春美貌可以浪掷，金钱却应该及时把握。崇应彪事先了解过，她几岁时便被生母抛弃，流落在孤儿院，后又辗转于寄养家庭。与他一样，是一个没有家的人。

崇应彪第一次向姜娇告白，提前找人在宿舍楼下摆满了蜡烛玫瑰，开着极其拉风的跑车准时出场。鼻梁上挂着一副墨镜，崇应彪透着一层黑色镜片与姜娇对视，她冷笑道：“你这样的富二代我见多了，我要是想踩高枝儿，还有你什么事啊？”

搞噱头没用，崇应彪开始砸钱。名牌包、手表、最新款电子设备，流水一般往姜娇宿舍送。他好处给的够多，替他送礼的人按宿舍号排队，姜娇不堪其扰，退回所有礼物的同时答应与他约会一次。

崇应彪将地点选择了海面上，他承包了私人轮船。够浪漫也够大手笔。与姜娇一起站在甲板上，海风扬起乌黑浓密的秀发，她有些醉了，伸长了胳膊搭在栏杆上，虔诚憧憬地望着海湾上的一轮明月。

那是个很好的天气，月亮没有躲在脏兮兮的云层后面，而是平等地照着人世间的一切完美与不完美。酒意将姜娇的话吹散在风里，但崇应彪还是听见她说她想妈妈了。

幽蓝的天空与平静的海面联结在一起，无边无际，仿佛他们的轮船可以沿着航线驶向世界尽头。在这样的感觉中，崇应彪恍然明白，姜娇要的是一颗真心。那是他最没有的东西。

但崇应彪还是想要得到她。他开始给她发微信分享日常生活、点赞朋友圈一条不落、嘘寒问暖，直到有一天姜娇独自去郊区调研打不到回来的车，崇应彪宛如神兵天降，来到姜娇身边。他说：“我怕你遇到什么危险，提前跟来了。”

姜娇变成崇应彪的女朋友，两个月后，姜娇厌烦了舍友的冷嘲热讽，搬来崇应彪租下的公寓。

凌晨两点。崇应彪给姜娇租住的公寓紧挨着朝歌大学，住客大多为老师和学生，此刻已沉入安睡，少数几户人家亮着，崇应彪依次数过去，姜娇的灯也在亮着。她在等他，这个事实猛然跃上崇应彪的心头，他几乎贪婪地注视着那扇明黄色的窗户，就像盖茨比整夜守护对岸的绿光。

他陪姜娇在家看影片时对盖茨比的做法深感不屑，与此同时，姜娇正为盖茨比与黛西的重逢而感动。

崇应彪推开房门，姜娇蜷缩在沙发上已经睡着了，电视上投屏着电视剧，她用情景喜剧的背景音助眠。姜娇睡觉的时候要留着一盏灯，而且极不喜欢独自入眠，崇应彪总是竭力回来陪她。

人对花了心思得来的目标总是极为爱惜。崇应彪缓缓走向姜娇，姜娇警觉地睁开眼睛。

“怎么这样警惕？”崇应彪问，“门锁的指纹只录了我们两个的，又不会有人砍掉我的手。”

姜娇坐起来，挂在崇应彪身上，嗔怪道：“别瞎讲，我觉浅，听见响声就醒了。”

崇应彪极为配合地抱着姜娇回到卧室休息。他知道，姜娇小时在孤儿院被罚过禁闭，从那以后对黑暗格外敏感，睡觉也常做噩梦。童年遭遇悲惨的人很多，崇应彪更是其中一个，他摸摸自己的胸口，容量只余心疼姜娇。

美貌的人总是拥有特权。因为出色的外貌，他们在世间行走的过程中格外顺遂，浸润在处处优待的幸运中，但是姜娇没有这种特质，一双天真的鹿眼后藏着深不见底的坚韧。

“我有几天假期，要不要陪我去度假？”崇应彪问。

从崇应彪的怀里落回床上，人还迷糊着，姜娇揉揉眼睛，坐在被子上：“去哪儿？”

“去我们的一个度假别墅，都去，还有几个朋友。你介意的话就算了。”崇应彪说。

他脱掉身上的皮夹克，随手搭在椅背，接着坐在那把暂时承担衣架功能的椅子上。卧室里只开了一盏床头的夜灯，显得姜娇脸庞更加白净。她不会不明白他的邀请意味着什么，崇应彪知道姜娇讨厌人际往来，但他就是想带她去。

“没什么好介意的，一起去呗，”姜娇重新躺回床上，拍拍身边空余的位置，“快过来陪我。”

崇应彪抬起胳膊，嗅了嗅毛衣的味道，嫌恶地说：“全是烟味和酒味，我先去洗澡换衣服吧。”

姜娇最讨厌崇应彪满身酒气的回来，甚至不许崇应彪在她面前抽烟。没有问崇应彪晚上和谁去哪儿了，她干脆利落地用被子裹住自己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催促道：“那你快去。”

崇应彪直起身，针织布料下隐隐可见结实的肌肉线条。姜娇盯着他看，他咧开嘴，露出一个顽劣的笑容：“等我，很快。”

姜娇扯过被子，蒙住脸，声音从里头传出来，闷闷的。她说：“谁管你快不快，我要睡觉了。”

崇应彪的声音飘远了，他走进浴室，拿起花洒，懒散地反击道：“我究竟快不快，你应该挺清楚啊。”

他们拥有一整座山头，僻静、幽美。崇应彪口中的度假别墅就在这里，和他一起在朝歌长大的几个青年也在。实际上，姜娇感到这里是一处庄园。

庄园建立在半山腰，隐藏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中。此地是姜文焕的房产。“姜文焕有个姑姑，是殷总已经过世的妻子。殷总很怀念她。”崇应彪解释道。

“是吗？”姜娇压下内心淡淡的嘲讽。

“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，人都死了。”崇应彪冷笑一声，“来，我带你回我们的房间。”

穿过一道高高的石阶便来到了大厅。天花板吊得很高，露台下搁着一张木桌，白色的桌布上有金线绣成的月桂。姜娇留意到，很多纺织品上都绣着月桂枝，她顺着露台往外看，有一面墙上爬满了爬山虎。感觉到一种亲密的熟悉，悲伤的感觉蔓延开来，姜娇深吸一口气，崇应彪适时解释道：“这里曾经是姜夫人的地产，殷总做主由姜文焕继承了。”

“很漂亮，”姜娇说，“生活在这里一定很幸福。”

“后面还有一片玫瑰园，那里更美。”一道温和的声音响起，庄园的主人回来了。

姜娇此前分别在不同场合见过崇应彪的这些朋友。总是很温和的、脸上不会有任何表情的

是姜文焕，他来自东鲁；不爱说话的是南边来的鄂顺；这次没有来但总是跟在崇应彪后面的是苏全孝；以及姬发。她无法控制地越过在场所有人，笔直地与落在最后的姬发对视。

姬发飞快地避过视线，微不可见地耸了耸肩。姜娇意识回笼，扮演起喜欢和男朋友撒娇的小女生，挽着崇应彪的胳膊说：“可以带我去看看吗？”

崇应彪爽快应下。

玫瑰园旁居然还有一处活水，姜娇在这里消磨了整个下午的时光。她在水中晃着两条纤细的腿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河水流过纤细白净的脚。崇应彪他们去山上打猎了，临走前问她：“趁机会教你学骑马？”

姜娇拒绝了，她说她坐在高高的马背上会害怕，不想拖累大家的进度。

崇应彪不在乎地说：“无所谓啊，我带着你呢。”

姬发三言两语勾起崇应彪的火气，他问崇应彪是不是离了女朋友就活不了，两个二十多岁的人几乎要打起来，最后还是鄂顺扯着他俩分开，姜文焕劝了几句，他们才去打猎。崇应彪定要与姬发一决高下，姜娇顺理成章留在庄园里休息。

天即将擦黑时，一行人回来了。晚上大家一起吃露天烧烤，姜娇在旁静静坐着，崇应彪眉飞色舞地讲他遇到一只鹿，可惜山上树林葱郁，公鹿敏捷灵巧，很快踪迹消失在山野中。

崇应彪边忙着烤肉，边带着遗憾说：“如果能把鹿角割下来挂在墙上就好了，那只鹿角很漂亮。”

他将手里烤好的一串羊肉递给姜娇，姜娇自然地接过来，同样用遗憾的语气说：“我也想见见它。”

姜文焕扔过来一罐啤酒，他举起胳膊，准备扔下一罐时，姜娇摆了摆手，躲在崇应彪后面。崇应彪替她解释：“她不会喝酒。”

他们天南地北地借着啤酒烤肉聊起来，姜娇默默听着，她不准备发言。鄂顺说起南边那个业务，又问姜文焕：“你多久没回家看看了？”

“挺久了，几乎都快忘了东鲁的海是什么味道的。”姜文焕长叹道，视线转向姜娇，“听说姜小姐也是东鲁人，近期回去过吗？”

姜娇素面朝天，容颜美艳，但看上去没有丝毫攻击性。她轻柔地说：“哪里的海边都是一样的，海浪拍打沙滩，吹来咸湿的海风。”

姜文焕的表情柔和下来，陷入回忆。

姬发盯着姜娇瞧了一会，极不客气地笑道：“崇应彪，怪不得你得了殷总的赏识——”他卖了个关子，崇应彪扬起一边眉毛，等着姬发的下半句。

“你的眼光居然和他很像。”姬发说。

他不再微微倾身，摆出一副侵略的态度，而是重新陷入宽大的座椅，漫不经心地晃着手里的啤酒罐，不在意自己扔下了一颗怎样的惊雷。谁都知道，殷寿白发妻去世后，爱好集邮同样来自东鲁的美人。几年来，各式各样的美人见了不少，没有一个像姜娇这样光彩夺目。只是没人不客气地像姬发这样点出来，况且是当着姜娇的面。

崇应彪勃然大怒，他几乎是从位置上弹射出来的。在姬发话音未落的时候，他就明白了对方带有侮辱意味的意有所指。挥出的拳头扬起一阵风，姬发敏捷地躲开崇应彪的进攻，姜

文焕适时反应过来扯住崇应彪的胳膊，那边鄂顺也拉住姬发，及时制止了即将爆发的一场争斗。

真正令结束崇应彪结束战斗的，是苏全孝的一通电话。苏全孝那边的事情没能收拾干净尾巴，紧急求救。崇应彪只好按捺下火气，送姜娇回房，许诺尽快回来，然后说：“姬发的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”

“暖，好啊，”姜娇眨眨眼睛，“但我不明白，你怎么突然发那么大的火气？”

她坐在床边，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户，为她洒上一层神圣的光辉。倏地，崇应彪的火气平息了，他笑了笑，说：“没事，你不用在意。”

趁着夜色，姜娇独自走入庭院。连接花园和露台的右侧台阶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姜娇走过去，是姬发。他们两个人静静站着，相顾无言。姬发指尖的烟燃灭了，他随手丢到附近绿丛中。

姜娇轻轻呵斥他：“真没道德。”

姬发笑了，天上的星星燃亮他的眼睛，他的语气含含糊糊的，隐着化不开的委屈：“以为你和我生疏了，和崇应彪在一起的时候倒是开心。”

“去年夏天才见过呢，”姜娇娇嗔道，“我们早就商量好这样做的。”

“所以我才会说出那些话，”姬发拧了拧眉心，“也帮你阻拦了骑马这回事，暴露了你本来就擅长骑马，又得生出心思解释。明明不需要你插手的.....”

“哥哥！”姜娇抱住姬发的胳膊，撒着娇，“我们不讨论这件事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来到这里，我是很高兴的，爬山虎与月桂枝的刺绣，从前我的家里也有。又能见到，我真的很高兴。”

姬发拿她没办法，为她拢了拢衣襟，以免夜间受寒。姜娇眼睛一转，迅速地在姬发的口袋里掏出烟盒与打火机，“好久没碰烟了！”

她娴熟地点燃一支烟，吸了两口就感觉又苦又呛，皱着脸递给姬发。又狼狈又可爱，姬发被她逗笑，自然地接过，替她继续吸完这支烟。

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对，姜娇抱怨姬发的烟不好抽。姬发伸出手，揉了揉姜娇的头发：“你平常都是抽电子烟，这样的当然不习惯。怎么，崇应彪管着你？他倒是难得做对一件事。”

“没有，”姜娇幽幽道，“我是觉得，姜娇不该抽烟。”

tbc

Chapter End Notes

写了第三遍...就这样吧

Chapter 2

姬发又点燃一支烟，嘴角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。他细心地寻找角度，避免烟雾呛到姜娇。

月亮在云层后面钻出来了，平等地照耀着世间的每一个人，为姜娇镀上一层圣洁的银晖。她平静地站在树下，姬发很不喜欢她这幅样子，仿佛立刻乘风归去，而他再也没有办法抓住她。他想知道，崇应彪和姜娇相处时是否会有这种感觉。

“今天，他提起的那只小鹿，没事吧？”姜娇突然问道，“逃掉了吗？”

“逃走了，”姬发和煦地说，“猜到你舍不得小鹿被猎杀，发现崇应彪拉弓后，我故意搞出动静，小鹿听见就吓跑了。很安全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姜娇呼出一口气，用劫后余生的语气说，“这座房子——母亲留下的房子里，实在不需要存在一件带着血腥意义的战利品了。”

姬发不禁皱眉：“姜文焕，他是个很好的人。你还不预备和他挑明一切吗？”

“再等等吧，”姜娇犹豫道，“很快。”

夜色已经很沉了，姬发抬起手腕，时针指向新的一天。眼神中不免带着几分心疼，他知道姜娇恐惧在深夜中独自入眠。姬发体贴地询问道：“崇应彪走了，今晚我来陪你休息？”

姜娇的眼睛突然亮了，姬发不由自主跟着笑起来，她实在是生了一双楚楚动人的眼睛。看得出来，她对姬发的提议很心动，他们之前也经常同床共枕，温馨的，不带任何情色。但是，他们现在寄居在其他人的屋檐下，而且是外人眼中的陌生人。

她犹豫着问：“被别人看见怎么办？”

姬发给出的解决方法永远都令人信服。他说：“姜文焕和鄂顺去山上露营了，崇应彪那边的事情解决完怎么也要明天。我订个闹钟，天亮前就离开。”

姜娇终于亲亲热热扑进姬发怀里，搂着他的胳膊，天真地说：“那太好啦，哥哥，我们这样像偷情。”

姬发的身躯僵硬了一瞬间，不由在心里埋怨道：明明是崇应彪将你在我身边偷走的。

并肩躺在同一张床上。姜娇埋在被子里，只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，她控制不住靠近姬发，房间里唯一的热源。姬发伸长了手臂，连人带被子卷进怀里，闻着姜娇身上那股令他心潮澎湃的芳香。

姜娇满足地睡去，她今天很累了，一整天都吊着心与这群少爷们交谈。姬发不会比她轻松，他总要给姜娇兜底，下午又进行了大量的体力消耗，但此刻，他仍然坚持与生理作斗争，努力撑起眼皮，贪恋地注视着姜娇的睡颜。

他恐怕短期内很难再也这样的机会。

姬发短暂睡了几个小时，天刚蒙蒙亮，他轻巧地起身整理好床铺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姜娇的床上没有丝毫姬发留下的痕迹，他有些遗憾，如果姜娇选择与崇应彪撕破脸，他就可以故意留下床边的褶皱和一支领带，崇应彪发现时的表情一定很精彩。

崇应彪如姬发预料的那样，在中午时分回来。这天的阳光非常好，艳阳高照，落地窗内的半开放式厨房变成透明的琥珀色，姜娇坐在蜜糖的气氛中吃午餐。她穿了件白色的挂脖露背裙，背对着坐在吧台，姬发给她做午饭。他煮了意面，煎了牛肉。

阳光下的姜娇好像一个真正的天使，天鹅般修长的脖颈与纤细的手臂暴露在空气中，宽松的布料遮挡住丰盈的乳房。对于和姬发一同吃饭，崇应彪没有什么好指摘的。他知道姜娇不会做饭，动手能力奇差，表面装出娴静温柔的模样，其实有一颗天真莽撞的心。收留她的父母因为车祸去世了，可他们把姜娇真正当成掌上明珠，除却孤儿院受的那些苦，给姜娇惯出了不谙世事、五谷不分的性子。

但崇应彪还是心里不舒服，本能的，他不想看到姜娇对着姬发笑，姜娇是他的。他突然感觉有一层水银隔开了他与姬发、姜娇，分属于不同的世界，即使姬发和姜娇错着位置，对坐，而且并无交谈。

崇应彪讨厌这种感觉。他快步走到吧台，以一种强硬的姿态挤在姜娇身边。姜娇表现出欣喜，依恋地惊呼：“呀，你回来了。”

这次的感觉对了。姜娇独自在陌生的环境，只能依赖他。崇应彪注视着姜娇放下叉子，金属制品与玻璃器皿碰撞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他随手从纸巾盒里抽出餐巾纸，抹掉姜娇嘴角的黑椒酱。

“陪我回去睡会吧，一路飙车回来，很累。”

“好。”姜娇答道。

他们一起离开厨房，崇应彪顾不上与姬发打招呼。姬发同样希望崇应彪快点滚出他的视线。放轻脚步穿过门廊与楼梯，姜文焕和鄂顺在山间没能休息好，午后回来补觉。

“你应该加入他们的行列，”姜娇捂着嘴笑，“一起昏昏沉沉睡个大半天。”

崇应彪耸耸肩，拉开房门，将姜娇抵在门板上，手掌抚摸裸露的后背，顺着布料的间隙钻进来，像一条冰冷的蛇，托弄姜娇丰盈的胸乳。

姜娇微微拧起眉毛，呼吸变得困难，她短促地问道：“你不是困了要睡觉吗？”

“骗你的，”崇应彪低头亲吻她的耳侧，色情地舔弄耳廓，“为了骗你回来。”

她的耳朵很敏感，受不住崇应彪这样的玩弄。姜娇浑身发软，手指攥紧崇应彪胸前的衣服，要靠崇应彪扶着她的腰肢才能避免滑倒在地板上。

崇应彪轻轻笑着，姜娇几乎可以感受到对方胸腔的颤动。他的力气很大，足够支撑他完成一手解开裙子的绑带，一手抱起姜娇，和赤条条的她一起倒在床上的动作。他们第一次做爱谈不上顺利，崇应彪不是一个在床上会顾忌床伴心情的男人，但是姜娇会痛。她在和崇应彪谈恋爱之前还是个处女。崇应彪因为姜娇的阴道而发疯，她太生涩又太紧致，与姜娇做爱之前，他无法想象会给其他人舔逼。后来姜娇在床上的态度变得极为坦然，像一名公主，躺在那里迎接崇应彪带给她的快感。崇应彪喜欢和她做爱，爽了会叫，痛了会哭，高潮到第二次的时候便因为承受不住快感而求饶。

他撩起她的双腿。姜娇的腿很长，小腿与脚腕极为纤细，大腿却肉感十足。崇应彪轻轻咬她大腿内侧的软肉，姜娇又痛又痒，躲避着崇应彪，动作间她的胸前晃起曼妙色情的乳浪。崇应彪开始啃食她的胸乳，姜娇比他年轻，他却喜欢埋头于姜娇的胸前，细腻的乳肉仿佛拥有带他回到童年，忘却一切琐碎烦恼的魔力。

一套前戏做下来，姜娇已经很湿了。崇应彪慢慢扶着阴茎插进去，一捅到底，进入到姜娇体内很深很深的地方，配合着亲吻，从里到外全部占有她的身体，彻彻底底，严丝合缝。

姜娇的呼吸变得粗重，她无法控制绕过崇应彪的后背，快感让她张大嘴巴呼吸，像一条濒死的鱼。

崇应彪惊讶于姜娇小小的阴道却那么开放包容，整根吃进去。他的手心落在姜娇的肚皮，隐约感受到薄薄的皮肉下面是他在粗暴的进攻。

“我很想你，娇娇，”崇应彪低头说，“我有点后悔把你丢在这里，担心你会害怕。”

泪水涌入姜娇的双眼，她在潮吹的那一刻流淌出热泪。崇应彪以为那是生理性的泪水，轻轻吻去，但是姜娇的心里很难过，这个瞬间带给她无限的悲伤。母亲去世后，她觉得自己再也得不到无条件的爱了，或许姬发是爱她的，姬发的父母也对她很好，将她如珠待宝般养大。但他们把她当成一张底牌。她现在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，除了美貌一无所有的孤女姜娇，而崇应彪总是表现得很爱她。

不仅仅只是爱她的这张脸。姜娇凄楚地想着。她挽住崇应彪的脖子，急切地与他接吻，崇应彪大力顶弄几下，射在她的身体里。她感受到一股令她眩晕的幸福感，她希望这种感觉是两个人的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